

帝國曆一一八一年，赤狼節。

午後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馬廄。

「好！接下來就去——嗯？」

菲爾迪南特放下毛刷，愉悅地摸了摸愛馬的鬃毛。

正打算去騎士之間練槍，便見林哈爾特迎面而來，走走停停、東張西望。

「林哈爾特！你在找什麼？」

「啊、菲爾迪南特……我在找陛下，她有沒有經過這裡？」

「沒有，中午前我看到她在墓地，會不會還在那裡？」

「不在，我剛剛才從大廳那邊過來。」

「是喔。」菲爾迪南特掃了一眼他手上的信紙。「好，我幫你一起找她吧！」

「不用了，只是一條假消息而已。」

「假消息？」明知道，還要傳遞給陛下？菲爾迪南特立刻明白：「又是跟老師有關的？」

「嗯。」林哈爾特滿臉睏意。「看來陛下不在大修道院，我把信交給貓頭鷹去送吧。」

他慢吞吞地轉身，心想陛下在戰休期總是神出鬼沒，這部分跟老師也有點相似。

但無論接獲好壞消息，她的神色都靜如止水，絲毫不起波瀾，比老師更看不出喜怒哀樂。

林哈爾特來到謁見之間的辦公室。

半敞窗戶前放有一根棲木架，棲木上站著一隻茶色貓頭鷹。

艾黛爾賈特事先交代過，得到老師的任何消息務必立刻通報。

若她不在，就將消息交給「辦公室裡的貓頭鷹」。

他捲起信紙放進小型傳信筒，正跟歪頭看他的貓頭鷹互相對望時，身後傳來聲音。

「這不是老師的貓頭鷹嗎？」

林哈爾特肩膀一抖，回頭看向不知何時跟在身後的菲爾迪南特。

出戰時，他每一步都會發出金屬相撞的沉響，卸下盔甲後，走路卻是靜悄悄的……果然是老師的學生。

林哈爾特暗中體悟到老師對大家影響有多深，越來越想念有她指揮的輕鬆日子了。

菲爾迪南特打量著貓頭鷹，開口說：「我記得，牠也是在老師失蹤那一天不見的吧？」

「是啊，前陣子自己飛回來了，好像是盤旋在老師房門外，被陛下發現的。」

「喔。」

菲爾迪南特點了點頭，老師的貓頭鷹被艾黛爾賈特養在身邊，兩人都不覺得奇怪。

「話說，陛下的那隻白色貓頭鷹好像不在啊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想『辦公室裡的貓頭鷹』，應該就是指牠。」

林哈爾特靠近老師的貓頭鷹，將小型傳信筒綁到牠左腳上。

綁完一鬆手，那隻貓頭鷹便悶不吭聲地轉身跳出窗戶、展翅飛向天空。

「……陛下還真是仰慕老師啊。」

看牠帶著無用的情報遠去，菲爾迪南特感嘆一聲。

不由得回想起艾黛爾賈特在老師失蹤後的大鬧。

她整個人陷入慌亂，心急如焚地集結軍隊尋找老師。

找了整整半節，等最後一支搜索隊回報「一無所獲」時，她臉上露出的表情，比目睹純白無瑕者的龍焰在眼前炸裂更加絕望。

幸好，她隨即意識到自己肩負重擔，迅速鎮定了下來……

唔，等等。

菲爾迪南特撫顎回想皇帝之後的種種表現。

艾黛爾賈特在同伴面前掩飾得很好，並沒有讓大家發現炎帝狂亂扭曲的黑火。

但偶爾會冒出苗頭。

比如，她從不讓人碰觸貝雷絲贈與的銀劍。

連摸一下的機會都不給，開會時經常撫著劍鞘沉思……

這樣的表現，只是基於「仰慕」而已嗎？

菲爾迪南特困惑皺眉，下意識地跟隨林哈爾特走出辦公室。

「那麼，我去睡午覺了，再見。」

林哈爾特自顧自地打著呵欠離開，獨留菲爾迪南特靜立在謁見之間苦思，成為拉蒂絲拉瓦帶著近衛兵來回巡邏時的關注焦點。

山頂，飛龍休憩地。

用完午飯後，為戰況不明朗感到煩憂的艾黛爾賈特，帶著一簍鮮魚來此散心。

以前在學校做飛行訓練時，貝雷絲帶她逐步認識校內飛龍，每一頭性格跟喜好都不同，數量一多便有些複雜。

不過，艾黛爾賈特一向擅長記憶。

發動戰爭前，她暗地裡招兵買馬，將每一位未來可能幫助帝國建設的中流砥柱人選，身家情報全部牢牢記在腦海，山上這一小群飛龍的資訊，不過是小菜一碟。

獲得飼育員同意，艾黛爾賈特抓起簍中鮮魚餵食飛龍。

牠們嚼得津津有味、發出高興的嗚叫。

教會馴養的飛龍性格溫和、適合作戰，一開戰就被徵召加入軍團，這幾頭是負傷退役的，對有魚吃就歡天喜地的飛龍而言，安全無虞的飽足生活，應該比為人類賣命犧牲更好吧。

但是……

艾黛爾賈特伸手輕拍眼前飛龍的腦袋，環顧四周。

暫時無法飛行的牠們，看起來相當寂寞。

「你們……會想念她嗎？」

如同能聽懂提問，飛龍接二連三發出低沉的吼叫。

好像想哭又哭不出來，非常鬱結又苦悶的聲音。

「嗯，跟我同病相憐呢。」

話音剛落，一陣山風襲上她後背，將深紅斗篷猛地往前吹。

柔軟布料的包覆感，令她不經意想起自己不慎跌下飛龍、被老師即時反應護住的那一天。記憶猶新，歷歷在目，她當下若無其事繼續訓練，就寢時卻不斷回想被老師擁抱的感覺。

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了整整一夜，欣喜、憂慮、期待、失落，完全無法入睡。

隔天吃早餐，老師注意到她沒睡好，還叫她待會不要上課、趕快回去補眠。

艾黛爾賈特卻不聽話，還是走進了黑鷲教室。

幸好沒有聽話，否則，這時能反覆回想的時光，又要減少一些。

「該回去了。」

眼前突然開始飄雪，艾黛爾賈特仰頭看著陰霾天空。

這裡是山頂，卻不是奧格瑪山脈的最高點。

返回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的路途中，雪勢越來越大。

走到一半，一隻茶色貓頭鷹疾翔而來，減速降落到她肩上，伸出左腳。

「謝謝，辛苦了。」

這隻貓頭鷹訓練有素，能力堪比軍中戰鷹，能飛這麼遠來找她，艾黛爾賈特並不訝異。

她解下傳信筒，展信閱讀。

讀完，情緒低落地收好信，深呼吸想振奮精神，便被冷空氣嗆到，輕輕咳嗽起來。

始終安靜的貓頭鷹望著她，關心地叫了一聲。

「……我沒事。」艾黛爾賈特摸了摸牠的頭。「先回去休息吧。」

貓頭鷹不願意聽話，就跟去年堅持聽老師上課的她一樣任性。

——我希望妳在離開學校後，也能過得開開心心。

剎那間，熱氣在眼角氤氳，白茫茫的雪景倏地模糊起來。

「對不起，老師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哽咽道歉，望著地上積雪，試圖吞下眼淚。

「沒有妳看著，我——」

連說自己辦不到的聲音都發不出來，紅衣皇帝低頭捂臉，拚命遮掩不會再度曝光的脆弱。過量的思念從指縫間滲出，滴落到雪中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

數年後。

守護節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外，山道。

蜜月旅行中，艾黛爾賈特心血來潮，跟貝雷絲一起探視山頂的飛龍。

龍族壽命極長，跟古龍血緣相隔甚遠的飛龍亦是如此，牠們陸續養好傷、恢復飛行能力後，回頭繼續擔任士官學校的訓練用坐騎。

兩人的貓頭鷹戰後也棲息於此，不時會去抓魚給飛龍當點心吃——由於體型限制，飛龍不夠靈活，因此兩人到訪時，便看見一大群飛龍仰頭張口等待兩隻貓頭鷹拋下鮮魚的奇妙場景。

「都過這麼久了，牠們還記得我們呢。」

下山途中，艾黛爾賈特微笑摟住貝雷絲的手臂，依偎在她身邊。

「嗯，飛龍的記憶力很好。」

「有多好？」

「再過十年、百年也不會忘，特別是對牠們好的人……」

貝雷絲一面留意路況，一面護著伴侶，忽然想起某件事，淺淺一笑。

「我也不會忘。」

艾黛爾賈特覺得她肯定是想到肖像畫的事了。

明明皇帝下令要她忘記，她不但抗旨，還記到現在。

「……仗著我喜歡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無奈，張口咬上貝雷絲肩膀，本想繼續說什麼，卻被她身上香氣魅惑，忍不住多咬了兩下。

從好多年前一直喜歡到現在的味道，每天都可以盡情享受——

艾黛爾賈特用臉頰蹭了蹭貝雷絲的手臂，再次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

春夏秋冬，無論四季如何更迭，她的心境都不會改變，終其一生都是滿溢光輝的風景。

山腳的小村莊在新帝國治理下，已經發展為繁華城鎮。

兩人走進旅館前，貝雷絲忽然出聲。

「艾爾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下雪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聞言仰起頭，靜靜感受細雪落下的安逸，不由得輕笑出聲。

「真漂亮。」

貝雷絲沒有看雪，目不轉睛地凝視伴侶開心的側臉，湊近吻了吻更勝雪景的美麗笑容。

「我愛妳。」

貝雷絲在她耳旁柔聲告白，望著艾黛爾賈特泛紅的臉頰和眉間的羞怯，覺得結伴這麼多年、被偷親仍然會臉紅心跳的她，真是可愛到了極點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湊上唇瓣，邊索吻邊與她互相擁抱，變換接合角度時，軟綿綿叫喚她的名字。雪花悄然飄落，四周寧靜祥和，屋簷之下，唯有愛語在唇間融化的甜蜜聲響。